为找寻知音而写作

——笛安与鲍鲸鲸对谈

□本报记者 苏 墨 本报实习生 唐 冉

笛安,作家李锐、蒋韵之女,生于山西太原,《文艺风赏》杂志主编,曾获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她用超乎年龄的理智创作了如今广为人知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

鲍鲸鲸,北京姑娘,《失恋33天:小说,或是求生指南》的作者,《失恋33天》电影编剧,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得主。2013年,推出新作《等风来》,同名电影也将于12月29日公映。

近日,两位最具关注度的80后新锐女作家做客中国传媒大学,展开了一场关于剧本与小说创作的对谈。

●小说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笛安:我个人觉得市场没那么好迎合的,据我所知,大多数作者其实是在写他真正想写或者他关心的东西。可能写作者会在情节的设置上、人物的类型上等做精细的设定,一般是在编剧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吧。我其实不太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任何一个作者的写作都是为了读者,如果你不是想找到读者、找到知音的话就不会选择写作这个行为。列维斯特劳斯说,人类有语言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但是你又有了一些大家约定俗成的法则,你把它变成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是隐喻,在写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在寻求读者了。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金庸那样拥有很多读者,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看。写作是为了读者,但不代表是讨好读者。在写的时候我不会想读者会不会接受,因为我还是挺有自信,当我自己写得很兴奋的时候,我觉得70%的情况下,读者是会被感动或者是感知得到的。我在写作中考虑读者大致也只有在这种时候。

●小说创作和编剧更喜欢哪种方式?

鲍鲸鲸:我可能更喜欢写小说。写剧本更多要考虑导演在拿到这个剧本后会不会觉得很尴尬、演员在看到剧本时会不会说“这台词是人说的吗?”我会考虑读者的想法,但读者我看不到他是谁,我只能假想有这么一个群体的评价,更多的时候我自己其实特别兴奋。写剧本我能想象到导演、演员长什么样,也能想象出他们看剧本的神态。而且很多形容都不一样,比如小说写这个人哭了,会有很多种方法描述他的“哭”,但剧本只要写哭了就行,这是最大的不同。

●会遇到瓶颈吗?

笛安:我一直都在瓶颈里,2008年开始基本都处于瓶颈期。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只有坚持下去。尤其在写长篇小说时,坚持比什么都重要。灵感是一瞬间的东西,才华其实有天赋的部分,也有人为的部分,写作者都有很多点子,你怎样实现、把它呈现为一个故事已经很艰难,你坚持把它写完就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鲍鲸鲸:随时都在遇到。我都会选择哭来发泄。

●写作是什么?

鲍鲸鲸:可能是存在感。不是说自己写得好不好,就是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特别有用。

笛安:写作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是建筑在写作之上的。十年下来,写作就像我的一个器官,和我生在一起。

●想过自己的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

鲍鲸鲸:没有。知道《失恋33天》被改编成电影后挺高兴的。

笛安:没有。会希望有一天能变成电影,但我也知道它成为电影是和我没关系的,那是导演的作品,导演只是从我这里买走了这个故事。

●创作的一个必须属性是敏感吗?

鲍鲸鲸:我是一个挺敏感的人,在写小说之前我一直觉得性格敏感这件事给我带来好多的麻烦,包括人际关系和很多事儿。你有的时候会想太多,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孤独的,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从我写了小说之后,我突然觉得这是件特别好的事儿。写作能给我一个发泄的出口,自己一个东西写出来,可能很远很远的地方有回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了。好像活这么大一直在等待这一个回音,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笛安:敏感是一件好事儿。即便你不写小说,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也许感受到的痛苦会更多一点,但你老了回忆人生的时候也许会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记得。

●是什么支持你们写下去?成名之后的状态怎样?

笛安:我挺幸运的一点是,19岁时,我就知道要干什么。那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但我就觉得这没关系。因为我学的专业和写作完全没关系,那时候我每天在大马路上给人发问卷,然后在机房里做数据的分析。当时我觉得大学的专业挺有意思的。如果我写小说不能养活自己,那我就放弃学业,拿这个文凭去找工作,如果有时间我还是会写作。这是我19岁时,没有什么犹豫的一件事。后来我写小说能养活我自己,而且还活得还不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就继续写吧。如果要问现在的生活和之前的有什么区别,就是现在做的《文艺风赏》这个杂志要处理的琐事变多了,毕竟工作和学生时代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的生活圈子也和以前差不多,天天来往的就是几个人,成名后生活方面没什么区别。

鲍鲸鲸:我没觉得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分水岭。我爸说成名后被人认出来的话就给我买车,但他现在还没给我买车呢。生活圈子也特别小,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对网络文学有什么看法?

鲍鲸鲸:我其实是从豆瓣上发直播帖起步的,《等风来》也是在豆瓣发直播,一边写一边看大家的反馈。导演和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在看网友的评论,有些尖锐的评论我还会开会讨论。不是说哪种方式更好,只是对我而言更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

笛安:每个人习惯不同,我写作的过程中不想听太多对这个作品的意见,我全部写完之后你可以有一个评价,你可以骂它。我会很认真地看豆瓣上关于我的书的差评。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希望干扰少一点。

赵春青 绘

一周书情

星光照亮思想天空 青春伤痛无处可逃

□云 外

《今夜星光灿烂》以写人为主题,记录了作家王安忆对于过往生命中那些人的回忆与理解。该书是王安忆非虚构系列的第四本,前三本为《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波特哈根海岸》。该书共收录了58篇散文,分两辑,记录的人物有巴金、陈凯歌、陈丹青、葛优、顾城、史铁生、路遥、陈映真、陈思和、陈村、马家辉等等这样的大家名人,也有邮递员、手艺人、甚至不知名姓匆匆路过的市井小人物。这些人就如同在王安忆的人生中闪耀的点点星光,于不经意处留下了一些痕迹,各自照亮了她思想天空的一隅。美丽隽永,况味悠长,读来趣味盎然。王安忆通过极富吸引力的叙述与描写,让读者得以在书中与36位文艺界重量级大佬“结识”。

心怀理想的人,常常会对现实感到无奈。最棒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不正常”。卡小卡时不时这样安慰自己。有一点幽默、有一点叛逆的他,刚上大学不久,一个师姐突然在BBS上留下一封遗书,然后跳楼自杀了。这件事成了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长久地纠缠着他的神经。爱情、友情、学业相继展开,又相继脱轨。生活是条单行道,他却似乎一直在逆众而行。走进社会之后,他依然迷茫,在坚硬现实中屡屡撞伤,直至来到曾经恋人边远的家乡小城,一段美妙的生活际遇让他慢慢意识到,破解现实迷宫的钥匙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作者康慨想告诉读者的,正如书名**《青春,我们逃无可逃》**。这个毕业于北大元培实验班的29岁青年不喜欢“鸡血”,但坚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服文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一直将弩作为主战武器?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避免失败?为什么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发现新大陆?崖山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滑落?主导现代世界的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在**《历史的细节Ⅱ:弓箭、火药和船如何改变世界》**中杜君立以优美节制的文字和理性、深邃的洞见,揭示了真实历史中一些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纷杂吊诡的物质动因。本书以其广博理性而震撼人心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尊重历史的严肃和思想的真实,试图解构传统的以权谋思想为基础的狭隘的历史叙述模式。

安藤忠雄是当今世界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他自学成才成为建筑大师,30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近150项国际知名的建筑作品,是日本第三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建筑讲座》**根据他在东京大学建筑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作品不是深奥晦涩的建筑知识堆砌,而是从作者的经历入手,悉数对自己影响极深的建筑师、艺术家,小建筑、大事件,将自己30多年的所见所闻倾情分享。“建筑”对于安藤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一份事业,更是不断催生希望的梦想。安藤口中的“建筑讲座”也并非艰深晦涩的理论,更多的是他青年时代的所感所闻,是一段思考与寻觅的人生经历。

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

一泓静水 洗凡心

□李红都

人到中年,宛若季节入秋,既有收获时节的自豪和欣喜,也有种种不如意像秋风中的落叶和尘埃在心里沉浮飞舞,牵扯出丝丝缕缕的惆怅和倦意。每逢心灵感到疲倦的时候,我便喜欢找一本好书,做一次心灵的沐浴。

那晚散步,路过常去的书店,意外发现一本我崇拜已久的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先生的散文精选集——《心的菩提》。一时间,我像沙中淘到金子般的,喜悦由心而生。

回到家中,拧亮床头柜的灯,拥被斜靠床头,虔诚地捧起《心的菩提》,书中那66篇清新隽永、浅而多味的散文随笔,带着林中静水的清净淡雅和山中明月的睿智光芒,安抚起我躁动而疲惫的心灵。

在《平凡最难》一文中,林清玄通过几位演员聊扮演各类角色的心得,总结出最难出彩的角色不是大善大恶的人物,而是那类平顺过日子,一生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平凡人,因为太平凡,也就没了特色,便像生命长河中的尘土,来无影,去无踪,这样没有特色的角色,自然只能是剧中难以让观众记住脸谱的配角。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安于平凡也是最难的事啊。

的确,青年时期,有几人不是激情满怀地想成为人生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想成为职场上卓而不凡的人物,然而,这个世界注定是平凡人为主的世界,当有一天,你无可奈何地发现,奋斗到中年,仍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类“叱咤风云”的成功人士,请不要灰心丧气,不妨乐观地安慰自己:平凡也是最难的啊……再看自己平凡如斯的人生,不觉莞尔。

读到《吾心似秋月》时,心里更生出一份亮堂。现实中,我也常为有人一个眼神的不敬或一句话语的不恭而烦恼频生,却不知“人人都有一面镜子,镜子与镜子之间虽可互相照映,却是不能取代的,若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的喜怒哀乐上,就是永远在镜子上抹痕,找不到光明落脚的地方。”找到原因了,那又怎么去做呢?答案就在书中——“唯有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反观自我、主掌自我,方能开启智慧,容纳万物”,“以水的温暖和清净,包容万物,自然就少了烦恼……”

夜已深沉,而我却仍不觉疲倦,那些清新唯美、寓意深远的文章,如一泓泓融满禅意的静水,洗去身心的疲惫,让那些开悟的、温暖的以及柔软若水的思想,安抚之前那颗被际遇中的种种不顺,熏染得变得忧郁和浮躁的心。

越读,心越清静,清静下来的心,愈发有种清明开阔的感觉,再读刚才翻过的那些文字,更是满目花团锦簇的美好。

“最美”不等于“最贴心”

□许民彤

近日,2013年度“中国最美的书”在上海揭晓,《一点儿北京》、《空度》、《汉子大爆炸》等21种图书入围。这些设计精美的图书,美则美矣,却并不亲民,据悉,“无字之书”《空度》售价竟高达480元,多数图书并不“畅销”,甚至线上线下难寻影踪。这让笔者想到了此前易中天在上海国际书籍设计家论坛上谈及的他对书籍设计的看法。

易中天认为,要把阅读变成生活的一个部分,书籍设计家的作用非常大,但是,当下有不少过度设计的书籍,这些书很大很重,却不知如何读起,反而失去了书原本的意义:“我坦率地说,有些书看上去确实是美的,但我经常会问两个问题:这个书定价几何?我们买得起吗?当然我不反对一套书卖得很贵,绝对不反对。不把书看做商品是不对的,奢侈品是有市场的,可以有部分的书籍设计就是奢侈品设计。但我反对的是过度设计。”

什么是书籍的过度设计?易中天讲到自己遇到的一个例子,“我很害怕书籍设计家为了自己横溢的才华害惨了读者。曾经收到一本书,出版社的社长非常得意地送给我,然后请我吃饭。我花了半个小时在饭桌上骂他们:这个书就是过度设计,有400页这么厚,铜版纸,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中国古人读书有‘三上’,马上,床上,厕上。这套书根本折不起来,而且很重,最愚蠢的是,为了表现它的所谓设计,那本书一共六章,每一章用不同颜色的纸来印。就是这一本书的纸张是六种颜色。”

而这些年来,一些图书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出了不少的问题。“粗鄙化”、“垃圾化”但看上去很美的文学作品和出版物屡见不鲜。还有业内人士批评,现在市场上有些书籍存在过度包装,用高档纸,用绸、布、皮,甚至烫金烫银,以示高贵,造成对资源的严重浪费。这让笔者想到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兰姆在《读书漫谈》中说到他的读书经验:有一些东西,虽然有书的外表,但却不能把它们当作书看,每当看到那些披着书籍外衣的东西高踞在书架之上,让人就禁不住怒火中烧,这样的书外表看起来是书本的模样,身上是那些非分的装裹,装订考究,装帧豪华,但却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欺世盗名之辈。如果作品本身脍炙人口,它的外表如何并不重要,从某些方面说,愈是好书,对于装帧的要求就愈低。把一部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的作品打扮得花花绿绿,则是一种纨绔子弟习气……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无论从阅读中发现美,还是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美的主观体验,高贵与美好是阅读的本质,是阅读物的本质,是我们许多人所追求的阅读的精神和灵魂,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最美的书”。所以,从书籍装帧艺术的角度说,书衣(装帧设计)如人衣,让一本书穿上得体的时装,它们就从一叠印刷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虽然理想的装帧艺术设计可以使书籍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结合,但毕竟书籍装帧艺术只是书的一部分,不能代替一本书的内容;一本书的历史价值、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是书中的思想、理性和情感,这是一本书的核心和灵魂,是书美不美的根本。

因此,书籍不能仅仅是看起来很美,停留在书籍外表的“漂亮”上,而是装帧设计要贴心,贴谁的心?三种人的心。第一,是作者,书籍设计,要让作者满意。书籍设计和作者创作的关系,应该是设计风格跟这本书的作者风格的搭配,气质一致。第二,跟读者贴心,让读者觉得这是一本很亲切的书,不能让人觉得望而生畏。第三,要贴书商的心。有些书为了好看,比如把书名写得很小很小,或者是这个色彩上不太注意,将来在汪洋大海般的书城里面,这位作家的书可能就淹没了,卖不掉了。因此,最好的设计是看不出设计的设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冰心与萧乾的“姐弟情”

□柳 哲

冰心与萧乾,是我最敬仰的文坛巨匠。他们著作等身,以敢于直言、勇于担当,并富有爱心而闻名于世。他们跨越半个多世纪感人至深的“姐弟”情谊,更为世人津津乐道。

记得我与冰心结缘,是她应邀寄来了“梅江文化研究中心”的亲笔题词,以示支持。而萧乾先生,虽遗憾从未谋面,举办的冰心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却有幸结识了他的遗孀、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女士。

在萧乾先生的眼中,冰心是一位坚强而敏锐的女性,他说:“冰心老人之了不起,首先就在于她,虽有时浸于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凛然地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拥有一腔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

萧乾夫人文洁若女士告诉我说:“萧乾一直把冰心视为大姐。萧乾11岁时,与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崇实小学的同班同学。当时的冰心,已是很有名气的诗人了。那时的萧乾,放学后,经常家也不回,背着书包,和冰心弟弟一起去剪子巷中的冰心家里玩耍。”

“萧乾初中毕业后,为了维持生计,曾在北新书局当过练习生。当时书局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给冰心送稿费的人,就是萧乾。他把冰心的稿费,用手绢扎牢在手腕上,一路汗涔涔地骑车到了剪子巷,还偷偷地告诉冰心:‘书局的实际印数,比版权页上写的要多好多,书局在欺骗作家’。”

萧乾,原名萧秉乾,由于“乾”字,也可读作“干”,在小学里,他就得了个绰号叫“小饼干”。冰心从弟弟那里得知了这个绰号,直到70多年后,冰心还亲切地喊萧乾叫“饼干”,而冰心的儿女们,也都叫萧乾为“饼干舅舅”,孙子辈也自然跟着喊“饼干爷爷”啦!

到了上世纪的80年代,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3个弟弟相继谢世后,有一次,冰心就对前去拜访的萧乾夫妇说:“我的3个弟弟都不在了,见了‘饼干’,就像见了我亲弟弟一样。”

冰心不仅是萧乾的大姐,还一度兼着“师娘”的双重身份。1933年,萧乾从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读新闻专业后,曾经选修过冰心丈夫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课程。当时的冰心,也在燕大、清华大学任教,萧乾成了他们家里的常客。

冰心把萧乾当成“亲弟弟”,无比关心他的生活和创作。而冰心的爱心、正义感和大无畏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萧乾。

1957年,萧乾因以亲身的经历,追述北新书局的文章,遭遇了不公,受到了胡批与挨整。不少人因此害怕受牵连,在批判萧乾时,无不上纲上线,杀气腾腾。其中冰心和杨刚的发言,却让文洁若印象尤其深刻。她们一个强调萧乾的穷苦出身,一个追述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往事,都在暗暗地保护着萧乾。

文洁若,从小爱好文学,也是冰心的崇拜者。她回忆说:“6岁时,我就读懂了冰心的《寂寞》,小说中描写的人物小小,曾让她深受感动。后来,萧乾曾告诉她,小小就是以冰心的弟弟谢为楫为原型写的。半个多世纪后,我再一次重读《寂寞》,依然让我感到无限的惆怅。”

书情报

《拥抱之书》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作家出版社

本书的191篇文章是作家历时9年(其中7年用于搜集、查证各种资料)、前后修改30余次的倾力之作,反映了作家自身的流亡生活、揭露了被拉美军事独裁政府掩埋的真实历史。

加莱亚诺在本书中延续了一贯的为底层代言的立场,发论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话题涉猎广泛、包括对“恐怖文化”的批判、对“官僚主义”的揭露、对“勇气”的赞扬、对“体制”的诘问等方面。文笔犀利,见解深刻。

作者自由的文风在本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打破传统的文学体裁的界定,运用片段式的叙述技巧,以简洁精炼的语言,化宏大的历史为一个个简单易懂的故事,为读者打来了一扇扇透视社会本质、还原历史真实的窗户。

书中配有的图画皆是作家亲笔所绘,与文章内容相得益彰,是这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1篇文章的排序也是匠心独运,向读者传达了作家的写作原因、写作目的和写作手法。 (云外)

小说博爱主义

□浮 云

“喂,你最心爱的小说是那一本?”我一向是个小说迷,最近兴致勃勃地逢人便问。

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愣,摇头说:“不知道!”,或者很没创意地说:“《红楼梦》吧。”令我失望极了。细想之后,又觉得这也难怪。世界上优秀的小说实在是太多了,看小说的口味又常随年龄和环境而变,什么才是“最爱”,实在煞费思量。我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吗?

初中时,我觉得琼瑶的《窗外》简直应得诺贝尔奖。她把少女情怀刻画得如此细腻入微,又把师生恋写得如此刻骨铭心,实属空前绝后。高中时我又迷上了《飘》,我心仪郝思嘉的美丽、坚强,白瑞德的潇洒、豁达,一本600多页的书看了20多遍。念大学时,我又认为白先勇、张爱玲才是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琼瑶只是个说故事的。

此外,我怎能忘记金庸?婚后拜老公之赐,我又迷上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时我们住在荒寒之地,冬天冰天雪地,常受困于家中数日,郁闷不已。最好的解闷法就是一边烤蛋糕,一边人手一册,练起功来。窗外大雪纷飞,屋里飘着烤蛋糕的香气,我们沉浸于小说情节中,不管是郭靖大漠射雕,杨过痴恋小龙女,乔峰为忠义自杀,张无忌倚天屠龙,韦小宝大闹扬州妓院——那种乐趣,简直是千金不换。

倪匡的科幻小说,也曾一度是我的“心上人”。他早年的作品精致非凡,善于将西方科学理论与古老中国传奇结合,提供了读者崭新的视野与思考的空间。例如他说沈万三的聚宝盆,其实是外星人遗留在地球上的立体金属复印机,放进银子就复印银子,放进黄金就复印黄金,终使沈万三富可敌国。我看得入迷,到处搜罗他的作品来阅读,还研究起天文学来。每晚看星空时,就想到:说不定嫦娥就是个外星人?宇宙间既不止一个银河系,当然也不止一个月亮或地球。那另一个地球上是否有人类呢?他们是否与我们相似?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又爱上了钟晓阳的《停车暂借问》。它就是东北版的《红楼梦》。钟晓阳的文字风格明显受《红楼梦》的影响,却又极富创意,华丽而崭新的词句不时跃入眼帘,给人意外的惊喜。将一个发生在旧时东北的爱情故事,写得缠绵悱恻,打动人心。

为了它,我曾经特地去了沈阳,去了女主角赵宁静去过的一些餐馆:尝了酱肘子肉、水饺,也不时瞄着从我身边走过的东北大妞。但我没找到赵宁静,没找到那个喜欢用蒜头下饺子、喜欢拿剪刀剪白梨花,脸庞素净单薄得像玉兰花瓣的满族大姑娘。沈阳现在是个工业城市,许多旧时的美,一去无踪了。

前一阵子我在东京,竟又另结新欢,开始迷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了。我以前虽也读他的作品,却一直无法喜欢他书中那个疏离、冷漠、分裂、游离的世界。但真正来到了他小说中的场景。再读他的《海边的卡夫卡》,竟有了全新的感悟。有时漫步于他所就读过的早稻田大学,他常走过的胸突阪,他所住过的宿舍“和敬塾”时,忽然了解了村上春树之所以为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出生于一个保守的国家,却就读于一个思想前卫的大学,又碰上一个反战的年代,目睹那么多反战好友被活活打死,怎能怪他要强调人间的冷漠与疏离呢?

走笔至此,我不禁惊觉自己对小说是何等的博爱。世人常说小说无用,但回顾这些历史,我却认为小说大大有用。小说调剂我的生活,安慰我的寂寞,抒发我的情感,充实我的灵魂,开拓我的视野,增进我的知识,在我的生命中已不可或缺。即使答不出“最爱”又何妨?就让我继续博爱下去吧!